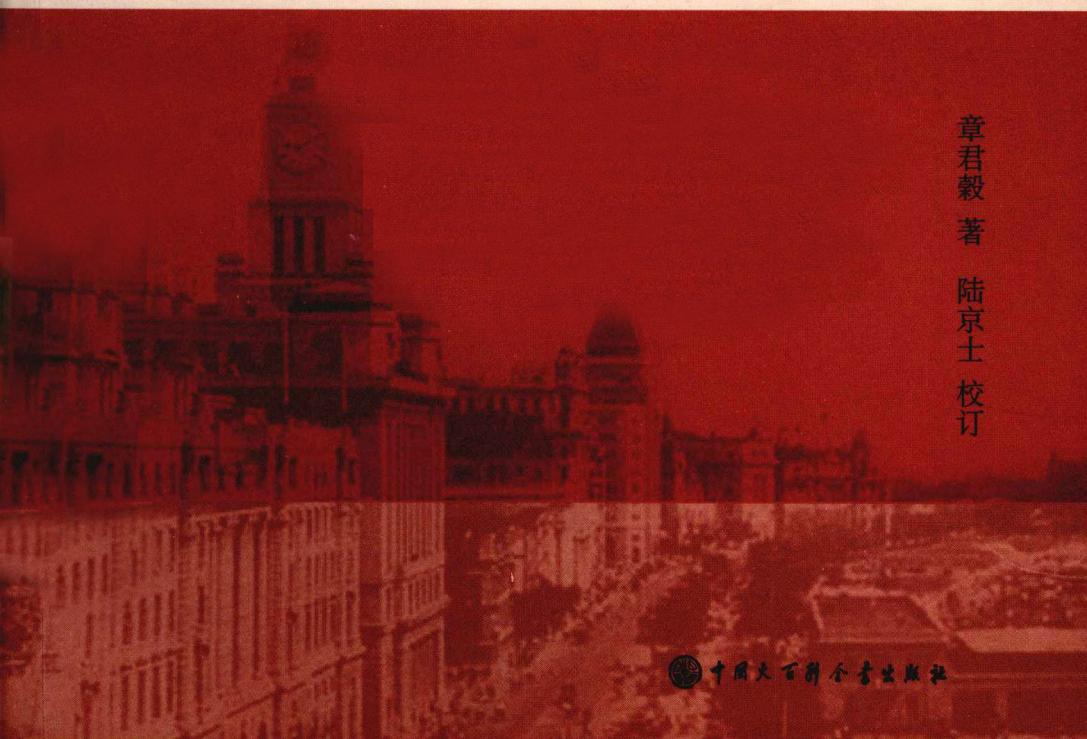


杜月笙传

下

章君毅著 陆京士校订



杜月笙传

下册

章君穀 著
陆京士 校订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下册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汪精卫派特务刺杜 | (829) |
| 铁血锄奸行动频繁 | (831) |
| 和平协进独门生意 | (833) |
| 大帅毙命一枪归阴 | (835) |
| 噩耗到手直想痛哭 | (837) |
| 帮会团结空前绝后 | (839) |
| 地下工作如火如荼 | (841) |
| 番虎伏窝横曳竖拖 | (844) |
| 杜月笙吃牢周佛海 | (845) |
| 摸透李士群的底牌 | (848) |
| 吴开先二度入虎穴 | (850) |
| 黄浦滩上腥风血雨 | (852) |
| 汪朝内讧四宝命丧 | (854) |
| 风云紧急晴天霹雳 | (857) |
| 亲友失陷千钧一发 | (859) |
| 与虎谋皮居然成功 | (861) |
| 姚玉兰万里流浪记 | (862) |
| 紧急抢救耗资百万 | (865) |
| 日军进占英法两界 | (86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| (870) |
| 约翰根室信笔雌黄 | (872) |
| 曰刘曰范重庆风光 | (874) |
| 赢升银行如此这般 | (876) |
| 空白本票随你去开 | (878) |
| 求诸在已先开银行 | (880) |
| 驻沪大员一网打尽 | (882) |
| 西北之旅万人争迎 | (884) |
| 袍哥规矩阿拉弗懂 | (886) |
| 锣鼓吹打军乐齐奏 | (889) |
| 长安父老列队致敬 | (891) |
| 双鱼之宴两个多月 | (893) |
| 甘肃之行吃不消哉 | (895) |
| 与虎谋皮疯狂大胆 | (897) |
| 货价亿万做生意 | (899) |
| 阴阳界乃是鬼门关 | (901) |
| “皇军”护送运抵前线 | (903) |
| 亳州城下七道战壕 | (906) |
| 洛阳失陷改走淳安 | (908) |
| 师命在身咬紧牙根 | (910) |
| 面孔一板公事公办 | (913) |
| 见棉眼红大开条斧 | (915) |
| 大事不好小徐绑票 | (917) |
| 杜月笙要付赎票钱 | (919) |
| 百子亭上历尽辛酸 | (922) |
| 昆丁少校万里来访 | (924) |
| 大队人马东南之行 | (927) |
| 飞经衡阳要轰礼炮 | (930) |
| 山路崎岖吃足苦头 | (93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日到夜在跳仑巴 | (933) |
| 遥遥发动两路人马 | (936) |
| 杜戴聊天抱负略见 | (938) |
| 敌伪来攻情势危险 | (940) |
| 语语机锋互吐心意 | (942) |
| 明日在此敬你三杯 | (945) |
| 淳安西庙何其热闹 | (947) |
| 吴绍澍其人真面目 | (949) |
| 忠救军交给你指挥 | (950) |
| 邵洵美两月牢狱灾 | (952) |
| 半杯老酒吃醉脱哉 | (955) |
| 军统监管敌伪资产 | (957) |
| 欢天喜地胜利还乡 | (958) |
| 将到北站突生意外 | (961) |
| 门生帖子不翼而飞 | (964) |
| 打倒杜月竹恶势力 | (965) |
| 杜美路作戴笠总部 | (967) |
| 一席欢宴热泪盈眶 | (970) |
| 务请交出罗洪义来 | (972) |
| 邵式军案真相大白 | (975) |
| 戴笠南京坠机撞山 | (977) |
| 痛失知己一场大病 | (979) |
| 筱快乐大骂“米蛀虫” | (980) |
| 万墨林三度入牢监 | (982) |
| 东山再起步步为营 | (984) |
| 全国纺织拥为盟主 | (986) |
| 公开露面欢迎热烈 | (989) |
| 上海议长好戏连台 | (991) |
| 继之以朱学范事件 | (993)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
| 共产党挖角到杜门 | (995) |
| 七君子大闹校场口 | (997) |
| 师门苦劝忠言逆耳 | (999) |
| 秘密赴港大唱反调 | (1001) |
| 紧要关头新赴香港 | (1003) |
| 出走者的矛盾痛苦 | (1006) |
| 当了部长还得当班 | (1009) |
| 我就晓得你要来了 | (1011) |
| 苏北赈灾募捐廿亿 | (1013) |
| 上海选美甩四千万 | (1015) |
| 中央两亿我也两亿 | (1017) |
| 街头开来共七十个 | (1020) |
| 面粉易煤乃得撤退 | (1024) |
| 恒社子弟黄金卖家 | (1025) |
| 两广陆沉百卅余城 | (1027) |
| 请宋子文担任主委 | (1029) |
| 国行垫款上海筹还 | (1031) |
| 杜寿堂会一票百万 | (1033) |
| 孟小冬翩然来上海 | (1035) |
| 金廷荪的五日戏码 | (1036) |
| 孙养农谈冬皇旧事 | (1038) |
| 万墨林是冬皇弟子 | (1040) |
| 六十大庆热闹一场 | (1042) |
| 万里长江祝杜月笙 | (1045) |
| 堂会十天盛况空前 | (1047) |
| 梅孟姻缘五步流血 | (1050) |
| 伶王割须感恩知己 | (1052) |
| 取之于土用之如土 | (1055) |
| 理监事外设十六组 | (105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八儿三女期望殷切 | (1059) |
| 夸奖维屏真才实学 | (1062) |
| 从政之页国代议员 | (1063) |
| 上海竞选另有一功 | (1065) |
| 吴绍澍杯葛陶百川 | (1067) |
| 打开铁箱大头三百 | (1069) |
| 爱儿下狱置之不问 | (1072) |
| 子女不必走他老路 | (1074) |
| 救济难民全活十万 | (1076) |
| 先拿钱来用了再讲 | (1078) |
| 跟国民党有稀饭吃 | (1081) |
| 一黑一白负责解决 | (1085) |
| 守一世寡险乎失节 | (1086) |
| 姚玉兰孟小冬侍疾 | (1089) |
| 杜月笙捧丽池的场 | (1091) |
| 帮胡文虎免无妄灾 | (1094) |
| 李祖永遇老千集团 | (1096) |
| 十万港币原璧归李 | (1099) |
| 陈毅长电拉他回去 | (1101) |
| 一票猪鬃美金卅万 | (1103) |
| 张公权来打破“规矩” | (1105) |
| 三桩消遣赌书与唱 | (1106) |
| 中共统战无微不至 | (1108) |
| 汪宝瑄专程赶得来 | (1109) |
| 章士钊泡坚尼地台 | (1112) |
| 劝人的反被人劝去 | (1114) |
| 机要秘书走马换将 | (1116) |
| 王新衡首次返台行 | (1118) |
| 从八岁写到八十岁 | (1120)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敲黄金荣美金两万 | (1122) |
| 老兄弟俩命丧黄泉 | (1125) |
| 迫不得已用上氧气 | (1126) |
| 杜维藩闯龙潭虎穴 | (1128) |
| 桂生阿姐全始全终 | (1131) |
| 潘汉年捏恒社名册 | (1133) |
| 中汇银行由它去了 | (1134) |
| 杜维藩当众被斗记 | (1135) |
| 麒麟童占了杜公馆 | (1137) |
| 江湖相士出入杜门 | (1139) |
| 六月息主人的命单 | (1141) |
| 添项消遣欢喜聊天 | (1143) |
| 吴家元“老千”之秘 | (1145) |
| 专赢赌桌外的铜钿 | (1147) |
| 好赌之徒引为烟戒 | (1149) |
| 复兴航空公司迁台 | (1151) |
| 马连良倒添份热闹 | (1154) |
| 香港居，大不易 | (1155) |
| 香港法官杜家开庭 | (1157) |
| 劝促朋友投奔祖国 | (1159) |
| 现在方始懂得了爱 | (1161) |
| 吕光成为聊天对象 | (1163) |
| 香港政府求他帮忙 | (1165) |
| 王新衡猝然遇刺记 | (1167) |
| 带氧气筒吓坏港警 | (1171) |
| 抱病饯别最后一面 | (1174) |
| 五万港纸航联保险 | (1176) |
| 闲来无事做做生意 | (1178) |
| 红颜知己冬皇之爱 | (1181)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见礼喜筵归于杜门 | (1182) |
| 最末一次畅谈国事 | (1184) |
| 突然之间自知病危 | (1186) |
| 一句话我不想活了 | (1188) |
| 假的假的骗我而已 | (1190) |
| 当啷一声饭碗敲破 | (1193) |
| 冬皇憔悴人见人怜 | (1195) |
| 唯有棺材要困好格 | (1197) |
| 遗产几何美金十万 | (1199) |
| 赠金十万私下还脱 | (1201) |
| 杜先生脉搏呒没啦 | (1203) |
| 枕下还有美金七千 | (1206) |
| 想尽方法吊住性命 | (1208) |
| 易簷之际洪兰友到 | (1210) |
| 左派报纸也登讣告 | (1213) |
| 开吊之期警卫严密 | (1215) |
| 喊了两声耶稣救我 | (1217) |
| 名家挽章琳琅满目 | (1220) |
| 出殡盛况战后第一 | (1223) |
| 棺材也要抬到台湾 | (1225) |
| 长眠汐止尖头山麓 | (1227) |
| 安厝之日万人空巷 | (1229) |
| 《杜月笙传》外一章 | (1232) |

汪精卫派特务刺杜

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尾声，高宗武想出国留美，继续深造，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。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罹了气喘重症，他非常不安，曾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，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，而且经常寄回药品，历时多年。一九四九年大陆撤退，高宗武特往日本觅获一处终年气温与气喘病患较为相宜的地方，劝杜月笙举家东渡，以便休养。结果是杜月笙再度避乱香港，终至一病不起。高宗武在美国惊悉噩耗，至为伤悼，曾函请他的好友李毓田代为致祭。一九六七年夏季他曾专程来台一行，亲赴杜月笙的墓前，默哀致敬，凭吊良久。

陶希圣则由杜月笙派人严密保护，暂住九龙，他曾形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——

“我家寄住九龙根德道。根德道是在上九龙塘。从下九龙塘到上九龙塘，只有一条马路。那马路上，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行走。就中就有杜公馆指派来照应我的安全的朋友们。

“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。有一次，从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，有七十六号派来的一人。他带着白色的药粉和手枪。他的任务是如果无法在我家下毒药，即在杜公馆请我吃饭时用枪袭击。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后，将他的任务报告杜先生，他也就不再回上海去了。

“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场去买，自己拿回来做。他们要下手放药，是得不到那样的机会的。

“尖沙嘴过海的轮渡，是港九之间的咽喉。任何人从那里走过，必然会遇着熟人。有一次，香港的皇后电影院放映伊利沙白的《英宫六十年》。我很想过海去看，又怕暴露形迹。于是我带上从上海街买来的一撮小胡须，到尖沙嘴搭轮前往。次日，杜先生派人来警告：‘你带假胡须，更容易被人发现。’”

为此“高陶事件”，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，他曾恨声不绝地说：

“我跟他有什么难过？他竟这样来对付我！”

当时，他下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，专程到广州指挥，派遣凶手，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。幸亏杜月笙防范严密，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，因而作罢，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，他再派人运动香港差馆（警署），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“流氓”，要把他驱逐出境。

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，十万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。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，他付之以淡然一笑，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：

“不会有这种事情的，新衡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然而，过不了几天，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长房间，居然有差馆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。这一下，杜月笙方知事态严重，内情必不简单，于是他便去跟王新衡商量。王新衡觉得，为了正本清源，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，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，当时，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，住在香港，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，招待过香港总督，他和港督私交弥笃。因而建议俞鸿钧，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，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，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，社会领袖，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，此外尤且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，以及国家资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。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，纯然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。港督奉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，当即表示道歉，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情事发生。一桩公案，就此了结，汪精卫的报复，迄他本人病逝东京，狡计一直无法得逞。

在国人交相置骂声中，汪精卫等一干汉奸，在南京成立伪政权，他邀约在上海的德、意、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、侨领、使馆人员，由日、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，自上海开一列专车到南京，参加他的“还都典礼”。这当一列车驶近浒墅关，便由忠义救国军潜

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，预埋炸弹，轰然一声，烈车全毁，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，酿成重大惨案。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，不禁颌首微笑，频频说道：

“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，着实不少！”

铁血锄奸行动频繁

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，站长是周道三。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。情报工作“行动”一环，则向由戴笠亲自指挥，他觉得上海需要成立“行动小组”，杜戴一家亲，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，担起这个出生入死，冒险犯难的要緊任务。

杜月笙介绍的是陈默，他叫陈默去做。陈默，字冰思，中等身材，精神抖擞，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，在军校高教班受过训，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。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角色，辣起手来断乎不下于顾嘉棠，论头脑精细、胸中学问尤其还在顾嘉棠之上，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，条件非常适合。

陈默既然是奉杜月笙之命，加入军统，展开“行动”，他便有资格在黄浦滩“要人有人、要钱有钱、要枪有枪”，他可以获得杜门中人握有的广大群众心甘情愿支援。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，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，自此轰轰烈烈地展开。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，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，是在黄浦滩上享誉十多年，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“强盗律师”，当日他走到威海卫路一百五十五弄二十号他家门口，迎面飞来一颗枪弹，他猝不及防，当即倒地毙命。次日各报腾载，轰动一时，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，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杰作。

紧接下来，觑颜事敌的“上海市民协会”负责人尤菊荪、“市民协会委员”杨福源、“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，“市民协会主席”顾馨一，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，都先

后遇刺，饮弹毙命。在七月底前陆续被刺的尤有范耆生和郑月波。

这里面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。如像同年八月十八，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见杀的陆连奎，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清帮弟兄，捕房头脑。陆连奎借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，一向跟月笙哥友谊密切，合作无间。再如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，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。又如当年同心协力，开大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，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“新亚和平促进会”，主持棉花资敌工作，而被杜月笙的学生子大义灭亲，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。

黄浦滩上雷霆万钧，铁与血俱，使得民心大快，同仇敌忾之心，益更增涨，可是，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、挣扎、激烈交战，自也与日俱深。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，他已不时地在为张啸林担心，张啸林仿佛早已决定当汉奸，过过他一生之中独缺一门的官瘾。民国二十八年夏，他醜颜组织了什么“新亚和平促进会”，公然为敌张目，帮东洋人办事。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，他便一心一意，想当一任“上海市长”或者是浙江“省府主席”。

当时机渐将成熟，杜月笙学生子的枪口，也就开始奉命瞄准了他。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，绕室彷徨，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，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，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，他确曾想尽办法，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全晚节，悬崖勒马。可是，张大帅那种一语不合，立刻豹眼一翻，破口大骂，“妈特个××”声声不绝，谁又敢去溯彼之怒，捋他的虎须，由而自讨没趣？

张啸林的性格，和杜月笙完全相反，他一生一世都在想做官，却是他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“为民公仆、奉公守法”的公务员。他的官瘾是从戏台子上，和那班北洋军阀身边看出来的。民国十七年北伐竟功，军阀从此连根铲除，在张啸林的心目之中，也许当当“汉奸官”还可以逞逞威风。

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，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，唯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，必然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。但是奇怪得

很，上海沦陷三年多，一心想当汉奸的张大帅，居然官星不动。根据杜月笙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，东洋人自杜月笙“夜之走脱”，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，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，拜望黄老板。黄老板忠贞自矢，不愿落水，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“病”字，无论是谁上门，黄老板必定是“抱病在身，不克晤面”，而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“抱歉、抱歉”，东洋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决无可能，方始退而求其再次，看中了张啸林。

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，满口三字经，噱头又来得个多。东洋人要找他的时候，他便故意拿蹭往莫干山一躲。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，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，他说：

“妈的个××！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，倒还可以商量！”

东洋人听了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，张啸林倒也干脆，他回答说既有难处，那就不必再往下谈。

和平协进独门生意

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，在大新公司五楼再辟一个“俱乐部”，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老朋友有高鑫宝、俞叶封、程效沂等人。二十八九年交，我国游击队控制乡村，袭击敌伪物资，使上海日军和市民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。于是又有东洋人去找张啸林，命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，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大有铜钿好赚，他便组织了一个“新亚和平促进会”，召集他的弟兄和手下一体参加，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。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“贸易”，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，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，请他专门搜求棉花。

在东洋人的迫切需要之下，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他从安南购煤，运到上海转销华中一带。风行中国各大都市二十余年的三轮车，曾是安南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，便是张啸林瞧着好玩，命人带

了一辆到上海，而给顾四老板顾竹轩借去做样子，依式仿制而从上海慢慢地盛行起来。

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，却是着着实实发了汉奸财。他跟月笙睽违久矣，当年兄弟二人的习惯依然保留，每年夏天，必定要上莫干山，住进他的“林海”，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。

民国二十八年“秋老虎”过后下了莫干山，回到上海便发现事体不对哉。月笙的那一批狠角色学生，奉命惩奸除害，在黄浦滩大开杀戒，张大帅扳着指头一数，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。“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，这种血淋嗒滴的实例，不能不使他暗自着慌。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，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，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受狙击重伤，两星期后“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”李金标又被行刺，侥幸保全性命。旧历年近，风声却越来越紧，都说重庆地下工作者，枪口已经封准了张啸林。果不其然，二十九年元月十五日，新艳秋在更新舞台唱《玉堂春》，由于当时俞叶封正在力捧新艳秋，而那日又是新艳秋临去秋波，最末一场演出。张啸林却不过俞叶封的苦请，他包了楼上正当中几个包厢，说好要亲自驾临，给新艳秋捧一次场。

偏巧那晚他临时有事，改变计划不曾上更新舞台，俞叶封和几个朋友高踞楼中，彩声不绝。台上唱得正热闹，一阵机关枪响，全场秩序大乱，在场军警一查，但见俞叶封倒卧于血泊之中。

从此以后张啸林也吓怕了，他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。唯独一样，闲得无聊，每天夜晚出一趟门，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他还是要到一到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，为虎作伥，罪大恶极，应予迅即执行的命令，瞒着杜月笙，直接拍发到上海。

经过了这一次惊险万分的狙击事件，张啸林自此闭门不出，连俱乐部也不去赌了，与此同时，他加强警戒，一口气雇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、枪法奇准的保镖，华格臬路张公馆，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，日夜巡逻，如临大敌，竟像铜墙铁壁的堡垒一般。

便这样，平静了一两年，一直到三十年夏天，张啸林照例上莫干山避暑，很不凑巧，恰值忠义救国军的“苏嘉沪挺进总队”，以莫干山为根据地，通过吴兴，向金泽、章练塘一带频频出击，使敌军受到重大损伤。东洋人一怒之下，将附近丰草和数十里的参天修竹放一把火烧个精光，借口是不使游击队再有茂林修竹可资躲藏。莫干山上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张啸林心惊肉跳地住不下去了，他匆匆返回上海，仍旧深居简出，在避风头。

大帅毙命一枪归阴

奉命执行张啸林，杜门弟子当然晓得乃师的心情，忠义不可两全，公私哪得兼顾？第一次出动，情报的掌握相当准确，几时几分，张大帅要坐汽车出去赌铜钿，经过哪些条十字路口，在哪一分秒，红灯一亮，汽车非停不可，一阵机关枪扫过去，便有十个张啸林也逃不脱半个。但是到了下手的那一瞬间，时间分秒不差，路线完全正确，红灯亮时尤其毫厘不爽，眼看张大帅的汽车自己开到机关枪下，无须瞄准，即可将他射杀，却是负责开枪的那位十分之巧，偏偏早了那么一秒把半秒钟，张大帅的司机阿四，他是见过大阵仗的，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，猛可往油门踩下，于是汽车一个冲锋，飞也似闯过了路口，闯红灯不犯死罪，便这样让张大帅在鬼门关口过了一过。

大帅差一点儿吃到了机关枪弹，尝到了重庆分子的厉害，却是他死心塌地当汉奸，仍然不知幡然悔改。于是又有那么一天，张大帅正和他的学生，时任杭州锡箔局局长的吴静观，两人在华格臬路三层楼上商量事情，他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，探身窗口向下俯望，发现是他那二十几名保镖在那儿寻事相骂。张大帅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，这一来难免又发作了，因此他上半身伸到窗户外，向楼下保镖们厉声喝骂……

“妈特个××！一天到晚吃饱了饭呒没事体，还要在我这里吵

吵闹闹，简直是毫无体统！触那，老子好多叫点东洋宪兵来了，用不着你们哉！快些，一个个的把枪给我缴下，统统滚蛋！”

要在平时，照说大帅一光火，哇哩哇啦一骂，挨骂的只要乖乖地走开，等一下大帅气平了，满天星斗必定一扫而空，像煞屁事也不曾发生。大帅的斥骂早已成了家常便饭，偏巧这日恼怒了他的保镖头脑，这位名唤林怀部的忠义之士，一面拔出手枪，一面抬头回话：

“他妈妈的，不干就不干！张啸林，你要当汉奸，待我送你上西天！”

骂声未歇，枪声已响。林怀部的枪法一似百步穿杨，一枪射中了张啸林的咽喉，但见张啸林身子向前一仆，皤白的头倾向下垂着，上海三大亨中的老二，就此一命呜呼，得年六十五岁。

林怀部年轻力壮，身手更是矫捷，枪声响处他犹在破口大骂，与此同时他身子已经窜进客厅，三步并做两步，一霎眼便爬上了两层楼梯。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，冲进张大帅尸身所在的房间。当时，吴静观正在拨电话喊日本宪兵，才拨完号码，还不曾来得及通话，林怀部便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，红的是鲜血，白的是脑浆，恰似开了一朵大花。两名汉奸，一师一徒，一步路走错，终于不得善终，死于非命，轰地一声巨响，吴静观的身躯仆倒在桌子上。

林怀部轻而易举，打死了两名汉奸，他面露笑容，不怯不惧，从三层楼一路欢呼跑下来，他从容自在通过二十八名带枪的保镖，夺门而往华格臬路冲，一面奔跑一面还在大叫：“我杀了大汉奸！我杀了大汉奸！”

没有人上去抓他，林怀部的保镖同事只是说：“老林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！”

“当然，”林怀部傲然地一拍胸说：“我绝对不逃。”然后，他握枪在手，跑到华格臬上，等安南巡捕一来，他一语不发，将枪交出，束手就缚。

喊声枪声闹得天翻地覆，隔一扇月洞门，杜公馆留守的人为之